

# 杜威五大讲演

DUWEI WUDA JIANGYAN

〔美〕杜威 著  
胡适 口译

杜威

安徽教育出版社

竹  
葉  
青  
琴  
譜

竹  
葉  
青  
琴  
譜

# 杜威五大讲演

DUWEI WUDA JIANGYAN

[美] 杜威 著

胡适 口译

安徽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杜威五大讲演/(美)杜威著;胡适口译. —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 2005.5

ISBN 7-5336-2385-1

I. 杜… II. ①杜… ②胡… III. 杜威, G.(1859~1952)—演说—文集 IV. B712.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34879 号

责任编辑:包云鸿 唐运锋

装帧设计:奇文云海

---

出 版:安徽教育出版社

地 址:合肥市回龙桥路 1 号

网 址:<http://www.ahep.com.cn>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

---

开 本:965×635 毫米 1/16

印 张:21

字 数:235 千字

版 次:2005 年 5 月第 2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28.00 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

请在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# 作者简介

---

**杜威** (John Dewey, 1859 ~ 1952), 美国著名的教育家、哲学家、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, 被称为“实用主义神圣家族的家长”,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最有影响的代表, 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创始人。杜威曾做过中学教师和乡村学校教师, 后在密执安大学、明尼苏达大学、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执教。他一生写了许多教育著作和论文, 宣扬自己的实用主义教育观点。

## 内容简介

---

本书收录了杜威来华时五次著名的演讲, 分别是《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》、《教育哲学》、《思想之派别》、《现代的三个哲学家》和《伦理讲演纪略》。在附录中还收录了杜威夫人爱丽司·齐泊门的一篇演讲《初等教育》。这些演讲发表于20世纪一二十年代, 至今已约百年。在20世纪初中国严厉批判实用主义后, 而今再来重读这位实用主义创始人的思想, 不禁叹服。

# 目 录

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——1
85——教育哲学
思想之派别——173
228——现代的三个哲学家
伦理讲演纪略——266
317——附录：初等教育

# 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<sup>①</sup>

毋忘笔记

这个讲演,前面四篇是毋忘先生记的,第五篇起是我记的。此次修改原稿的时候,毋忘先生病在医院,所以这修改的责任,应该全归我负了。

伏 庐

一

我很感谢北京大学校长、教育部、尚志学会和新学会,使我今天得来此讲演,实是我国际的荣誉。

我这第十六次讲演的题目是《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》,便是关于人类共同生活的学说。诸位须知学说发生在后。正如人先会吃饭,然后有生理学、卫生学;先会说话,然后有修辞学、文法学、名学。社会与政治的哲学亦然。人类先有制度、风俗、习惯,然后有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。

---

① 这是杜威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的讲演词,自1919年9月20日起,共讲16次,由胡适口译,毋忘笔记。

人类有一种天性，遇需要时，自有一种动作去适应他的需要。例如饿了要吃，倦了要睡，久而久之，便成习惯了；却从没有人发生过疑问：吾们为什么要这样？这样了便如何？不但没有人发生过疑问，并且不许别人发生疑问。有许多志士往往对于制度、风俗、习惯发生疑问，以致牺牲了性命。历史上的证据很多，希腊的苏格拉底(Socrates)便是个最显明的证据。只因他喜欢发生疑问，人家便加他个妖言惑众、引诱青年的罪名，把他毒死。这便是最初社会不喜欢学理的证据。

这样说来，凡是思想和学说，都是讨人厌的东西，便应大家从了制度、风俗、习惯走，如何还会有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发生呢？大概思想学说的由来，都在遇着困难的时候。譬如走路，遇了困难，才发生造舟车的思想。不但个人的思想如此，便是人类共同的思想，亦复如此，总要一切制度、风俗、习惯，到了一个时代，或者不适，然后才有社会的思想与政治的思想发生。所以社会哲学的发生，一定是在社会有病的时候；政治哲学的发生，一定是在政治有病的时候。

从历史上看去，要是人的身体没有病，一定不会发生医学、生理学、解剖学的。因为人的身体要遇了伤染了病，所以才有医学、生理学、解剖学。社会政治亦然，必是人类共同生活有了病，才有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。试看历史上希腊哲学的发生，正在他纷乱征战的时候。要是希腊没有这种纷乱征战的情形，决不会有柏拉图(Plato)、亚里士多德(Aristoteles)等的学说发生。我的意见如果不错，那么中国各种学说发生，亦当如此。要是在老子孔子的时代，中国的社会与政治没有病，也决不会有老子孔子两大派的学说发生的。

以上所讲的，不过是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发生以后的原因，现在要讲发生以后的影响。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既因社



会和政治有病,然后发生的,那么还是种空言病状的诊书呢?还是种真能医病的药方呢?譬如汽车的汽,是呜呜然放出的呢?还是真能发动各种机械的呢?这一点是应当注重的,也是现在所应当讨论的。

我提出这个问题,是论学理与事实的关系如何,就是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对于实际的社会与政治有什么影响。关于这个问题,有两派极端的学说:(一)极端的理想派。这派以为学理对于实际有极大的影响,没有学理,便什么也没有。他们的缺点是忽略人类的习惯、自然的倾向和种种没有智识的行动。这是太理想的了。例如这次欧战,依这一派人说,以为都是两种学说冲突的结果。(二)极端的唯物派。这派以为无论什么理想,都是物质的果,不是物质的因,学说不过是一种的果。这一派的人无论批评什么,都应用唯物历史观的。他们注重生活状态、政治组织和经济上的利益,甚至某种美术也说是某种生活所发生的。

这回大战,依唯物历史观的一派看去,完全不是思想的冲突,是物质上的冲突。德国在战前,物质发达已极,不得不向外发展,所以要争海上、商业、殖民地等霸权。就是英国方面,也有许多物质上的动机。这固是不错。但依这一派说来,简直完全是物质的,一切哲学、宗教都是物质所生的结果;甚至于正义、人道、文化等好听的名词,据他们说来,都是资本家和军阀造出来哄人,做保护自己物质的器具,这也太过了。我提出这两派相反的学说来,并不是想批评他,不过略为研究,好引起第三派的学说来。第三派的学说是最公平的。大概思想学说最初发生的时候,都是果而非因,但发生以后,他又变做因了。思想学说很像漏斗一般,漏了什么东西到什么地方去,便和什么东西发生关系。思想学说一经传布到人,人有摹仿、

崇拜的心理。在这人是果，传到那人又变因了。吾们对于思想学说在社会上政治上要他发生什么影响？所发生的影响怎样是好？怎样是坏？这是吾们要讨论的。

思想发生以后，第一种功用是把流动的变为凝固的，暂时的变为永久的。如有一件变迁不定、一瞥即过的事实，把他抽象的提出来，变了一种学说，便凝固了，永久了。这个关系，实在太，往往引出危险。如罗马旧教把亚里士多德的学说采为正宗哲学，便是一个例。又如东方孔子的学说，一经许多儒家的祖述，便二千年相续到今，也可以想见这种功用的利害了。

第二种功用便是在最危急的时候，可以维持许多人的信仰，去做很重大的事。例如这次欧战，只把自由、正义、公理战胜强权几个名词，可以使多数人去战争。这可证明唯物历史观一派的错误。若说这是资本家、军阀所利用的，那么吾要问他们为什么单要造这些空名词，这些空名词又怎样能号召人去打仗呢？于此可见学说的势力，也可见人类的动作，不单是物质的动机。

以上所讲的两功，不单是好的学理有，便是坏的学理也有，不过好坏的效果不同罢了。吾们现在先讨论从前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派别，然后再讨论现在是否有一种新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需要。

大抵这种派别，与人类性格的分类很相近的，不外急进和保守两派。急进派不满于现在的社会、政治，往往想把他根本推翻，另造一个乌托邦。

这一派对于现代社会政治，简直不睬，另有超于现在的社会政治。从历史上看去，这一派往往在先，保守一派往往在后。例如希腊，先有柏拉图，后有亚里士多德。柏拉图先不承

认当代的制度,自己想出个“共和国”来做他的乌托邦;然后有亚里士多德的保守论。又如中国,先有老子的哲学,后有孔子的哲学。老子不满足于当代制度,要去破坏他,另造个乌托邦,他的乌托邦是小国寡民,想诸位早已知道了的。

第一派的学说不承认现代制度,要求他理想的制度,所以注重个人——个人的自由,个人的良知,个人的本体。第二派也不是满足于现代制度,不过以为现代制度不是完全不好,他本身也自有他的道理,后人没有照着他做,所以坏了,吾们只要去找出他原来的道理来改正或改良现制度便好了,所以趋于保守。

两派的区别:大概第一派主张抛弃现制度,另创乌托邦,第二派主张求现制度本身的道理;第一派注重个人的反省,第二派注重研究和考察。自从有了这两大派的学说,社会和政治事实,都受了影响,有许多人才,都是因此发生的,吾们所以不可不注意。

历史上固然有许多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派别,但是大概只有上述的两大派。我形容这两派学说,不免说得过火一点。吾的目的,是要说出社会、政治的背景。因为人类有一种通病,不是过,便是不及,前几千年的人类都吃了这两种无端的亏。人类的生活,不是完全推翻可以解决的,也不是完全保守可以解决的。人类的责任,是在某种时间、某种环境,去寻出某种解决方法来,就是随时随地去找出具体的方法来应付具体的问题。这便是第三者的哲学。

上述两派,同犯一病,便是要“根本解决”。一派极端的什么都不要,可惜天上不会掉下个乌托邦来,所以他们流于无为。一派极端以为什么都有理,只要还到本身的道理去,可惜办不到。这两派虽各走极端,所犯的病却一样。

怎么可以使人类的智慧指挥监督他的动作,应付一时间、一环境的问题,便是现在要讲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。

## 二

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有种共同的趋势,便是创造社会的科学,关于人生的科学——把从前的自然科学,如物理、化学等的方法,渐渐应用到人生方面来。可见科学的方法可以应用于社会、政治方面。今天所要讲的,便是这科学精神对于第三派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影响。

近世科学最初的起点,是和人生关系很少很远。所以第一步是天文学,进而为无生机的物理学、化学,再进而为有生机的植物学、动物学等。到现在,知道人生也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,结果发生了许多人生科学,如人类学、经济学、政治学,以及宗教、历史、言语等学。这都是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到人生日用社会方面去。

这种种科学的发生,无论他的成败如何,但有一句话可以说,便是人类的思想变迁了。从前以为只有自然现象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,关于人生方面何等繁复,何等不规则,决不能用科学方法去研究的。但是近来却知道人生虽是繁复,虽是不规则,也可分析到简单,并找出他的规则来,便也可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。这点可以证明人类的思想是变迁了。

社会科学家发明了许多社会科学,但又看不起社会哲学。他们以为哲学是玄谈,是没有根据,不像科学有一定的律令,所以不值得去研究。

我并不想去批评他们,但是对于社会科学有一点可以说的:他们把一个时代一个区域的情形做了通则,以为百世而

上、百世而下,东海、西海,都可应用的。例如科学的经济学发生很近,时代是十九世纪,地域是西欧。他们把当时当地的经济状况,找出条理来,做了经济学的原则,以为上下古今,都可适用。这是社会科学所常有的错误。

就经济学发生的事实来看:(一)当时的经济组织是大资本制度,出产很多,销场很广;(二)经济发展的方法是竞争的,不是互助的;(三)经济组织的目的纯在赚钱,不在社会公共利益。经济学上的各种通则,都是根据这种事实发生的,本是从一种特别情形特别事实底下的通则,如供求定律之类。他们却要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去应用,变了公共的通则,又不许人家去修正。所以卡莱尔(Carlyle)、普希金(Puskin)一辈人,要根本推翻这种绝对的定律,以为只可应用于一时一地,绝没有这种普遍性的,后来又另创了一种历史的经济学。

刚才所讲的一节,用历史的眼光来批评他。凡是一时代所发生的通则,时代变了,通则当然也变了,所以没有一种通则可以称为定律。历史是继续不息的,通则也是继续不息的,所以无论那一天决不能得一最后的通则。

我所以提到十九世纪的社会科学,有两层意思。第一层意思可以分两方面说:(一)消极的方面。社会在那里长进,历史也在那里进行,所以要哲学去帮助他解说,不能单用描写或记载的态度,多少总要些理想。这是第一层。(二)积极的方面。社会科学发生之后,使人类思想变迁,知道人生的活动也可以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他。然后社会哲学从空中楼阁里降下地来,使他带些科学的精神。这些精神是:(1)注重事实;(2)不尚武断;(3)不敢以为最后的;(4)不是天经地义,不过拿来应用的假设。因此成了带社会科学色彩的社会哲学。

第二层意思,是说社会科学介绍了科学的精神与社会哲

学,而成吾现在所讲的第三派社会哲学。这种哲学有三个特点:(一)实验的。从前的学说,都不根据人生日用的事实。现在这派学说,是人生日用处处可应用的,应用的结果,便可证明或反证这学说的好坏,吾们便可把智识和学理来指挥向导我们的行为。(二)特别的。从前的学说,不是笼统,便是普遍。现在这派的学说,是不用全称,不是笼统,都是特别的,没有普遍的。(三)他的目的,在养成智识观念,可以随时随地补救特种情形,解决特种问题。

这种新的社会哲学,把智识学说看做指挥人生的一种工具。科学本分两种,一种是纯粹科学,一种是应用科学,现在可以应用科学比这种新的社会哲学。纯粹科学不把人生欲望与意志放在里面,这种社会哲学把纯粹科学的道理应用到人生欲望、意志上去,不但不排斥欲望与意志,还把学理去帮助欲望与意志,使他不陷于痛苦,不往邪路上去。

纯粹科学完全是旁观态度。譬如天文学,月亮的圆缺,都不与吾们相干,我们的欲望与意志,一些也不能加入。应用科学不然。譬如医学,把医生自己也作研究的一部。吾们研究社会哲学,要用应用科学的态度,以学理帮助指导人的行为去达他的目的。这是工具主义的态度,便是实验的态度。

社会哲学不是纯粹科学,乃是应用科学。如经济学的目的,是帮助人类经济的活动,向那一方面走,才能得到最大最多的生活。政治学也是如此。政治要怎样组织,才能得到最大最多的人生幸福。社会学是一种技术,政治学也是一种技术,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是指导他们:那是对,那是不对。这便是社会科学与社会哲学的关系。

再把医学来作个例。有一种是画符念咒、说病卖药的游方医生所用的医学;有一种是根据科学的医学。科学的医学

把智识来指挥、帮助他的技术,可以使人生得到利益。社会科学亦然。从前没有学理来指挥、向导人类的种种行动,便万事听皇帝,听长官,以为有好皇帝、好长官,便有好政治。这都是听天由命去碰机会的。推而至于各种人类的科学,都是如此。不要靠天,靠旁人,靠机会,而要用科学的智识来指挥一切,向导一切。

简单说,社会哲学何以要把他当作科学来研究,第一点,是现在人类进化到这样地步,交通便利,调查容易。现在要去调查各种社会、政治的情形,都是人类可以做到的。倘再不利用现在的文明,把科学的智识来指挥人类社会、政治的行为,可以发生很大的危险。偶然的一件事,便把几千年辛苦经营的东西都废坏了。

第二点,关于方法,从前是笼统的、抽象的、理想的,现在是个体的、特别的、事实的。须要注重个体特别事实与通则通例的关系。如社会哲学要研究各地各种的时势,使与通则通例发生关系。

譬如铁路工程,决不能造一条笼统的、理想的、抽象的铁路,一个个都是具体的特别问题,如河流、山道、道路的高低,以及工程的经济,都要算计算计的。

欧洲思想史上有个例,十七世纪是个纷乱时期,有宗教战争,有政治战争,有朝代战争,因此当时便有一种国家主权、法律和秩序的需要。所以当时的学说,没有不注重国家主权、法律和秩序的。这是一种时期一种地方的一种特别情形,以后却变成了无论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都应当如此。至今还崇拜那国家主权、秩序、法律,吾们还看见这等学说在中欧的危险,结果发生这次的欧战。

到十八世纪下半期、十九世纪上半期,恰好有一种相反的

状态。自从蒸汽机发明以后,生计状态大变,从前干涉的学说不适用了。而且发生一种极端相反的放任主义、个人自由主义,可是这种主义到现在又不适用了。这种主义的流弊是被资本家利用。没有势力的人与有势力的人战,当然是没有势力的人失败的。所以哲学离开了时代和环境去讲很是危险的。

旧式的社会哲学,只是两极端:一是对于社会下总攻击,一是对于社会下总辩护。现在我们所讲的第三派哲学,不是总攻击,也不是总辩护,是要进步,可不是那天演的进步,是东一块西一块零零碎碎的进步,是零买的,不是批发的。

现在世界上无论何处,都在那里高谈再造世界,改造社会。但是要再造改造的,都是零的,不是整的,如学校、实业、家庭、经济、思想、政治,都是一件件的,不是整块的,所以进化是零买来的。

以上所讲各方面零零散散的改革,都是很复杂的,几乎无从下手。须要一件件的把他分析开来,然后一件件的做去。今天到此听讲的人,学生居多。学生啊!你们以各人的智识,一点一点地去改革,将来一定可以做到吾们理想中的大改造。

### 三

前两次讲演社会、政治的哲学不是凭空发生的,是在社会、政治纷乱不定的时候——病的时候,然后有医社会病、政治病的学说。这学说有三种区别:(一)悬一个理想的目的,与现状根本不同,去根本改造现社会和现政治;(二)这一派不如第一派的激烈,想找出个根本大道来,去补救、修正现制度不良的地方,结果是毗于保守的;(三)这一派与上两派都不同,



是想随时随地去找出现制度具体的病来,谋具体的补救或修正。

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是第三派的学说,也把那(一)(二)两派的学说提出来略为批评。某种学说发起于某种病的时候,这学说的目的,在修正或补救这种病——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在修正补救现社会、政治——吾们对于现制度要去解决具体的问题之外,还须有一点能指导全体的观念。譬如航海,有了罗盘,一定还要有地图。所以吾们要知道社会动摇的原因在什么地方,是什么东西与什么东西的冲突。有了这样的地图,吾们才可想出什么修正和补救的方法。从前旧派的学说,总好说两两相对的名词,如说个人与社会的冲突,人民与国家的冲突,法律与自由的冲突等,连冲突的具体原因都看不出来,还说什么修正、补救的方法呢?吾们现在所要找的,还是那具体的事实的原因,不是几个抽象对立的名词。

现在我们要提出第一个观念来。凡是一种冲突,不是社会与个人、国家与制度,实在是人群(Group)与人群的冲突。什么是人群?人群是人类有公共的目的去共同活动,小而至于一个游戏的组合——像球队——大而至于国家、种族,虽则大小不一,但是人群与人群既有许多接触,便不能不有冲突。所以凡是冲突的发生,都是人群与人群的冲突。

有一种需要和兴趣,自然会有一种人群发生。譬如男女之欲,是一种天性的情欲,有了这种需要,然后有男女居室,成一家族。又如饮食和自卫保身之欲,也是一种天性的欲望,有了这种天性的欲望,然后有商工业、交通业。人类又有权力的天性,所以有纷争;有纷争然后有政府,有法律,所以有国家。人类又有信仰的天性,所以有宗教。这都是人群所以发生的原因。总而言之,人类有天性、情欲、兴趣、需要,每一种天性、